舊唐書

二九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衛次公　子洙　鄭絪　絪子祗德　祗德子顥　韋處厚
崔群　路隨　父泌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爲國器擢居上第叅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爲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爲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内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内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絪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

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內廷多所匡正轉司勲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為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為時力所揺真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絪善會鄭絪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戸部事拜陜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鑄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簡于朝徵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為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歳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追之遂出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歴大寮節操趣尚始終如一為衆推重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女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絪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大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參蔣乂楊綰常衮皆相知重絪擢進士第登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鄠縣尉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書記入除補闕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内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遺詔不時宣下絪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敢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絪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學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出爲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爲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爲同州刺史長春宫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兵部尚書旋爲河中節度使太和二年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絪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

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皆仰其者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祗德祗德子顥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銀青光祿大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禮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振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顥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對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宣宗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僊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

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伏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京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爲荆南節度叅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垍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録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爲宰相韋貫之所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擢鹽舊法爲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

國强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爲利者返害爲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荅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録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録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内仍放常叅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奬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爲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寶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

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奨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爲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爲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況鴻名大號册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惬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爲證帝皆可其奏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

踐祚禮儀不暇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
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
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爲身計中外補授咸得
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
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
行率以儲宋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
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
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
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
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
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
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
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
用非出他門言旣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

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太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刳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馭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

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刋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太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群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然與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群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群與澧王作讓表群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群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

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娅叔也雖云逆族君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令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急於盪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

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
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
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鎛深恨之
而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
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爲鎛所構憲宗不樂出爲湖南觀
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群曰我昇儲位
知卿爲羽翼群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
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
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鎭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
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爲

智與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冊贈司空羣有沖識精裁爲時賢相淸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群弟于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爲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爲流矢所中裂

裳濡血以策說渾瑊瑊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遣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允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欵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恊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録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絳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翛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為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計至隨居喪益以孝

聞服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
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
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勳郎中
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
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録復
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
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韋
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太和二年處厚薨隨代
為相拜中書侍郎加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說禁中事頗切
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
録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録
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
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
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

以史册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言以前件實録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異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愼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録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删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縁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令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輙冐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録伏望條示舊記最錯

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實録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舘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録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爲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太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謚曰貞隨有學行大度爲諫官能直言在内庭匡益自寶曆初爲承旨學士即叅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汚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絪韋處厚崔群路隨等皆以文學節身致位崇極

兼之忠讜垂名簡書兹實有足多也絪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晦叅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處屢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韋路蕭之傳陵文學政事爲時所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韓愈　張籍　孟郊　唐衢　李翺

宇文籍　劉禹錫　柳宗元　韋辭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愈發言眞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山陽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

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
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
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
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
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
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
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
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

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

不顯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帝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
菜菓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
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
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
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
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
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
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
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
以灼頂燔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
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

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群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臣敢

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
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
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馳驛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
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踰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
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推許臣於
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
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
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復武剋不綱孽臣姦

隸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躬親聽斷干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猖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

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為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為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為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為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為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叙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為兵部侍郎愈

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奬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頴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

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録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子昶亦
登進士第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為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
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
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
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翺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
慶辟為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
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
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
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
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
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左拾遺白居易

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凶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淚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竟不登一命而卒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翱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録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禘祫蒸嘗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朔比之大祠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祭禴祠蒸嘗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

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
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旣已行於陵寢
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
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政
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
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
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
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
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
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
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

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寮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翱性剛急論議無所避執政雖重其學而惡其激訐故久次不遷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尋權知職方員外郎十五年六月授考功員外郎並兼史職翱與李景儉友善初景儉拜諫議大夫舉翱自代至是景儉貶黜七月出翱爲朗州刺史俄而景儉復爲諫議大夫翱亦入爲禮部郎中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太和初入朝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二月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

州軍前宣諭翺嘗贊成此行栢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翺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鎮謚曰文

宇文籍字夏龜父滔官卑少好學尤通春秋竇羣自處士徵爲右拾遺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登進士第宰相武元衡出鎮西蜀奏爲從事以咸陽尉直史館與韓愈同脩順宗實録遷監察御史王承宗叛詔捕其弟駙馬都尉承系其賓客中有爲悞識者又蘇表以破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用以籍舊從事令召表訊之籍因以表押元衡怒坐貶江陵府戶曹叅軍至任節度使孫簡知重之欲令兼幕府職事籍辭曰籍以君命譴黜亦當以君命升假榮偷奬非所願也後考滿連辟藩府入爲侍御史轉著作郎遷駕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與韋處厚韋表微路隨沈傳師同脩憲宗實録俄以本官知制誥轉庫

部郎中太和中遷諫議大夫專掌史筆罷知制誥籍性簡澹寡合耽玩經史精於著述而風望峻整爲時輩推重大和二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九贈工部侍郎子臨大中初登進士第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漵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禹錫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宏辭科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從佑入朝爲監察御史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貞元末王叔文於東宮用事後輩務進多附麗之禹錫尤爲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誥皆出於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使判官頗怙威權中傷端士宗元素不悅武元衡時武元衡爲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即日罷官韓皐憑藉貴門不附叔文黨出爲湖南觀察使旣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

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毎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初禹錫宗元等八人犯衆怒憲宗亦怒故再貶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會程异復掌轉運有詔以韓臯及禹錫等為遠郡刺史屬武元衡在中書諫官十餘人論列言不可復用而止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内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祉四葉以是相較神

可誣乎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劉禹錫有毋年八十餘今播州西南極遠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毋必去不得則與此子爲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憲宗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謹慎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乃改授連州刺史去京師又十餘年連刺數郡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徵還拜主客郎中禹錫銜前事未已復作遊玄都觀詩序曰予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如爍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兎葵燕麥動搖於春風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其前篇有玄都觀裏桃千

樹揔是劉郎去後栽之句後篇有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
來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
之太和中度在中書欲令知制誥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累轉禮部
郎中集賢院學士度罷知政事禹錫求分司東都終以恃才褊心不
得久處朝列六月授蘇州刺史就賜金紫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遷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禹錫晩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
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
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
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作興
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巳
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扙醉率然口號者不在
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
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
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詩

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 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眞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秘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夢得嘗爲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詩江南文士稱爲佳作雖名位不達公卿大寮多與之交開成初復爲太子賓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滿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會昌二年七月卒時年七十一贈戶部尚書子承雍登進士第亦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

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召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韋辭字踐之祖召卿洛陽丞父翃官至侍御史辭少以兩經擢第判
入等爲秘書省校書郎貞元末東都留守韋夏卿辟爲從事後累佐
使府皆以叅畫稱職元和九年自藍田令入拜侍御史以事累出爲
朗州刺史再貶江州司馬長慶初韋處厚路隨以公望居顯要素知
辭有文學理行亟稱薦之擢爲戸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充京西北和
糴使尋爲戸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鹽鐵副使轉吏部郎中文宗即
位韋處厚執政且以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爲事乃以辭與李翺同拜
中書舍人辭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官無黨與李
翺特相善俱擅文學高名踈達自用不事檢操處厚以激時用頗不
厭公論辭亦倦於潤色苦求外任乃出爲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
觀察使在鎮二年吏民稱治太和四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散騎常
侍

史臣曰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
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

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隳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贊曰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翺揮翰語切典墳犧雞斷尾害馬敗羣僻塗自噬劉柳諸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光進 弟光顏　烏重胤

王沛 子逢　李珙

李祐　董重質

楊元卿 子延宗　劉悟 子從諫 孫積

劉沔　石雄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僕固瑒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光進勇毅果敢其武藝兵略次于葛旃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累有戰功至德中授代州刺史封范陽郡公食邑二百戶上元初郭子儀爲朔州節度以軍討大同橫野清夷范陽及河北殘寇用光進爲都知兵馬使尋遷渭

北節度使永泰初進封武威郡王大曆四年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未幾又轉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是歲冬十月葬母於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窮極奢靡城內士庶觀者如堵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光進有功六年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充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使詔以光進夙有誠節克著茂勳賜姓李氏其弟光顏除洺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兄弟恩澤同時人皆歎異八年遷靈武節度使光進嘗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收河中皆有功前後軍中之職無所不歷中丞大夫悉曾兼帶先是救易定之師光進光顏皆在其行故軍中呼光進爲大大夫光顏爲小大夫十年七月卒光進兄弟少以孝睦推於軍中及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室光顏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始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家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命反之且謂光顏曰新婦逮事母嘗命以主家不可改也因相持泣良久乃如初卒時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光顏與兄光進以葛旃善騎射兄弟自幼皆師之葛旃獨許光顏之勇健已不能逮及長從河東軍爲裨將討李懷光楊惠琳皆有功後隨高崇文平蜀搴旗斬將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自憲宗元和已來歷授代洺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九年將討淮蔡九月遷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踰月遷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會朝廷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於是引兵臨溵水抗洄曲明年五月破元濟之師於時曲初賊衆晨壓光顏之壘而陣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突之光顏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矢集於身如蝟其子攬光顏馬鞅止其深入光顏舉刃叱之乃退於是人爭奮躍賊乃大潰死者數千人捷聲至京師人人相賀時伐蔡之師大小凡十餘鎮自裴度使還唯奏光顏勇而知義終不辱命至是果立功焉是歲十一月光顏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胤同破元濟之衆於小溵河平其柵初都統韓弘令諸軍齊攻賊城賊又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

數槍馳請救於光顏光顏以小溵橋賊之堡也乘其無備使田潁宋朝隱襲而取之乃平其城塹由是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顏違令取潁及朝隱將戮之潁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令即往釋潁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潁等違都統令固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弘不悅十一年光顏連敗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光顏敗元濟之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殺其賊什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書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顏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城令董昌齡母素誡昌齡令降昌齡因此勸懷金歸款于光顏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于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

來攻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顏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于門外懷金與諸將素服倒戈列于門內光顏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謂使者曰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

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池口觀板築五溝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顏決戰於前以却之時光顏預慮其來先使田布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度方獲免布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墜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微光顏之救度幾陷矣是月賊知光顏勇冠諸將乃悉其衆出當光顏之師時李愬乘其無備急引襲蔡州拔之獲元濟董重質棄洄曲軍入城降愬光顏知之躍馬入賊營大呼以降賊衆萬餘人皆解甲投戈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蒭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朝廷東討李師道授光顏義成軍節度使至鎮尋赴行營數旬之內再敗賊軍於濮陽殺戮數千人進軍深入十四年西蕃入冦移授邠寧節度使時鹽州爲吐蕃所毀命李文悅爲刺史令重龜充句當修築鹽州城使仍許以陳許六千人隨赴邠寧是歲吐蕃侵涇原自田縉鎮夏州以貪猥侵撓党項羗乃吐蕃入冦及蕃軍攻涇州

邊將郝玭血戰始退初光顏聞賊攻涇州料兵赴救邠師諠然曰人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恟恟不可遏光顏素得志曲為陳說大義言發涕流三軍感之亦泣下乃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仍與一子四品正員官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讌賜優給已而帶平章復鎮所以報勳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朝廷以光顏昔鎮陳許頗得士心將討鎮冀故有此拜赴鎮日宰相百寮以故事送別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二年討王廷湊命光顏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顏既受命而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四年敬宗即位正拜

司徒汴州李㝏逐其帥叛詔光顔率陳許之師討之營于尉氏俄而誅㝏遷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於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

烏重胤潞州牙將也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顔掎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端者過溵河降重胤其妻為賊束縛於樹臠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

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秖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爲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儀賊方憑淩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兖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太尉重胤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身殁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酹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起復授左領軍衞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

授官

王沛許州人年十八有勇決許州節度使上官涚奇其才以女妻之署爲牙門將及涚卒子埍田倆迫脅涚子欲邀襲位懼監軍使不順其事將結謀伏兵以圖之沛竊知其謀密告監軍因盡擒其黨於伏匿之所監軍范日用以其事聞德宗乃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總統其軍賜沛手詔令護涚之子赴上都既至召見德宗謂之曰據卿忠義寵宜加等但昌裔所奏秪請加監察御史朕意殊爲不足卿速歸便宣付昌裔更令奏來遂馹騎而還未至許州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依前本職吳元濟反李光顏受命攻討奇沛節槩署行營兵馬使別統勁兵屯于近郊及軍合連破蔡寇頻詔進軍諸將觀望無敢先渡溵河沛率兵五千夜渡溵河合流口徑扼賊喉而成城自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渡掎角進攻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賊將鄧懷金率衆面縛而降蔡賊平沛隨李光顏入朝光顏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既還鎮光顏受詔討鄆寇及李師道誅詔分許州

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
李㝏反詔沛兼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㝏㝏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遷兗海沂密節度觀察等使此邦新造人情獷驁沛明申法令選蒐
軍政朞年大理明年改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
等使卒于鎮贈右僕射子逢
逢少沉勇從父征伐有功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宿衞歷諸
衞將軍從石雄劉沔破迴紇于天德性果决用法嚴其時有二千人
不上陣官賜賞給逢皆不與或非之逢曰健兒向前冒白刃若不行
賜賞其如冒刃者何王宰攻劉稹逢領陳許七千人屯翼城代田令
昭賊平檢校左散騎常侍累遷至忠武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爲務長六尺餘
氣貌魁岸嘗詣澤潞謁李抱真異之將選爲衙門將旋以酒酣使氣
復欲棄之都將王虔休謂抱真曰李珙奇士也若不能用不如殺之
無爲他人所得抱真死虔休爲帥乃依虔休累爲昭義大將吐突承

璀之擒盧從史烏重胤實預其謀珙初不知將救從史聞重胤受朝旨乃觀望不進重胤以此德之後領河陽乃置於麾下然朝廷已與從史厚善竟出爲北邊一校元和十年征淮西重胤懇表爲諸道行營都虞候詔特從之俄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右武衛上將軍長慶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

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驍勇善戰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元和十二年爲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釋其死厚遇之推誠定分與同寢食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人有耳屬於外者但屢聞祐感泣聲而軍中以前時爲祐殺傷者多營壘諸卒會議皆恨不殺祐愬以衆情歸怨慮不能全因送祐於京師乃上表救之憲宗特恕遂遣祐賜愬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付之祐所言無有所疑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遷金吾將軍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寶曆初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尋以吐蕃入寇出爲涇州刺史涇原節度使太和初討李同

捷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州刺史滄德景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卒

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淮西至郾城元濟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時李愬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愬乃安卹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召重質重質見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揖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愬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於是貶春州司戶參軍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寧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十五年徵入授左神武軍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仍賜金帛與有功者等尋授鹽州刺史又遷左右神策及諸道劒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又轉夏綏銀宥節度使五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重質訓兵立法羌戎畏服八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元卿祖子華德州安陵縣丞父寓申州鍾山縣令元卿少孤慷慨

有才略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人謂之狂生時吳少誠專
蔡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
理評事亦事少陽後奏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納
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爲兇黨
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奏朝廷内耗少陽之事及
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吝諸將皆飢寒今須布
惠以自固也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俾辭厚禮以大
人行呼羣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
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
道拘留使者及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爲元濟所殺同坊一
射垜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被害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尋遷太
子僕射元和十三年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
初朝廷比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
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準勑優恤必令全活既而召見元卿遽奏

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宰相裴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即恐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是歲既平淮西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本討賊爲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之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勿復此言是月詔授左金吾衛將軍未幾改汾州刺史復徵爲左金吾衛將軍長慶初易置鎮魏守臣元卿詣宰相深陳利害并見表其事後穆宗感悟賜白玉帶旋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州刺史涇原渭節度觀察等使兼充四鎮北庭行軍元卿乃奏置屯田五千頃每屯築牆高數仞鍵閉牢密卒然寇至盡可保守加檢校工部尚書營田成復加使號居六年涇人論奏爲立德政碑移授懷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五年就加檢校司空進階光祿大夫以其營田納粟二十萬石以裨經費故也是歲改授汴宋亳觀察等使凡所廢置皆有弘益詔並從之年七十寢疾歸洛陽詔授太子太保是歲八月卒廢朝三日贈司徒元卿始以毀家効順累授方

鎭然性險巧所至好聚歛善結交涇人得情亦由此也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坐謀逐河陽節度使以自立爲其黨所告臺司推鞫得實誅之

劉悟正臣之孫也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祿山叛平盧軍節度使柳知晦受賊僞署客奴時職居牙門襲殺知晦馳章以聞授平盧軍節度使賜名正臣悟少有勇力叔逸淮爲汴帥積緡錢數百萬於洛中悟輒破扃鑰悉盜用之既而懼亡歸李師古始亦未甚知後因擊毬馳突衝師古馬仆師古怒將斬之悟猛以氣語押觸師古師古奇而免之因令管壯士將後軍累署牙門右職奏授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元和末憲宗既平淮西下詔誅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而數促悟戰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僞疾不出令都虞候往迎之使者亦果以誠告其人云奉命殺悟以代悟都虞候即時先還悟刼之得其實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爲

所驅迫使就其死何如殺其來使整戈以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
貴耶衆咸曰善唯都將所命悟於是立斬其使以兵取鄆圍其內城
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擒師道并男二人並斬其首以獻擢拜悟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
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
餘如故穆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是歲十月移鎮澤潞
旋以本官兼平章事長慶元年幽州大將朱克融叛囚其帥張弘靖
朝廷求名將以鎮漁陽乃加悟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
悟以幽州方亂未克進討請授之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澤潞節
度拜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
常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
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乃擒
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朝廷不獲已貶承
偕自是悟頗縱恣欲效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

以求援往往奏章論事辭旨不遜寶曆元年九月病卒贈太尉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上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等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六年十二月入覲七年春歸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悟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先是有蕭洪者詐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保任許之厚賂及洪累受方鎮納賂不滿士良之志士良怒遣人上書論洪非太后之親又以蕭本者爲太后弟從諫深知內官之故乃自潞府飛章論之曰臣聞造僞以亂眞者匹夫

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兢踈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況
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失安敢不言伏惟皇
帝陛下仁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
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官榮今喧
然國都殆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眞蕭本是僞臣
傍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弘投臣當
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
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既不敢研窮聖意
遂勒還鄉里自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潜問左軍權論大體而士
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
國舅位列朝班而眞僞不分中外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
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弘赴闕與蕭本對推
細詰根源必辨眞僞詔令三司使推按帝以二蕭雖詐託名太后之
宗不欲誅之俱流嶺表從諫進位檢校司徒會昌三年卒大將郭誼

等匿喪用其姪稹權領軍務時宰相李德裕用事素惡從諫之姦回奏請劉稹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稹竟叛德裕用中丞李回奉使河朔說令三鎮加兵討稹乃削奪稹官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四年郭誼斬稹傳首京師從諫妻裴氏初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也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稹死裴亦以此極刑稹族屬昆仲九人皆誅

劉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末光顏討吳元濟常用沔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軍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沔驍鋭善騎射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堅俘馘而還故忠武一軍破賊第一淮蔡平隨光顏入朝憲宗留宿衛歷三將軍歷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在西北邊累立奇効太和末河西党項羗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移授振武節度使檢

校右散騎常侍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陁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之俘獲萬計告捷而還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初迴紇部飢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烽犯雲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乃移沔河東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太原尹北京留守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鶻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宮以功進位檢校司空尋改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潞帥劉從諫卒子稹匿喪擅主留務要求旄鉞武宗怒命忠武節度使王宰徐州節度李彥佐等充潞府西南面招撫使遂復授沔太原節度充潞府北面招討使沔與張仲武不協方徵兵幽州乃移沔為鄭滑節度使進位檢校司徒既而以疾求歸洛陽授太子太保卒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烱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毋行

常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鎮罷沔為太子太保明
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以雄為右廂捉生兵馬使勇
敢善戰氣凌三軍自智興以兵臨賊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驅渡河前
無堅陣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
賊境懼其變生因其立功請授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
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誅
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大和中河西党項擾亂選求武
士乃召還隸振武劉沔軍為裨將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興故未
甚提擢而李紳李德裕以崔羣舊將素嘉之會昌初迴鶻寇天德詔
命劉沔為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
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公主之故
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為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我輩捍邊但
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

不暇枝梧必棄公主亡竄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授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訊之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家國也須謀歸路俟兵合時不得動帳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幟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雄沉勇徇義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累遷檢校左僕射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帥李彥佐爲潞府西南面招

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時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
進雄受代之翌日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悅謂侍
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之比者雄旣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
天井關何弘敬王元逵亦收磁洛等郡先是潞州狂人折腰於市謂
人曰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捕而誅之及稹危蹙大將郭誼密欵請
斬稹歸朝軍中疑其詐雄倡言曰賊稹之叛郭誼爲謀主今請斬稹
即誼自謀又何疑焉武宗亦以狂人之言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
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進加檢校司空王宰智興之子於
雄不足雄以轅門子弟善禮之然討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惡
之及李德裕罷相宰黨排擯雄罷鎮旣而聞德裕貶廢疾而卒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
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
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於撫
下淮蔡之役勳亞光顏殿邦之臣也不可多得王沛之擒僚壻李祐

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爲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爲而劉悟自恃太尤世邀纘襲至於赤族報亦晚耶雄沔負羽邊城聲馳沙漠奉迎貴主摧破昆戎不亦壯乎雄能感於已知不爲無義美哉

贊曰淮鄆牴平義將輸誠二凶受縛亦其同惡毁義棄忠必殄爾宗孰稱善將劉沔石雄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潘孟陽　李脩　王遂　曹華
韋綬　鄭權　盧士玫　韓全義
高霞寓　高瑀　崔戎　陸亘
張正甫 正甫子毅夫 毅夫子禕

潘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也孟陽以父蔭進登博學宏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降爲司議郎孟陽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戸部侍郎年未四十順宗即位永貞内禪王叔文誅杜佑始專判度支請孟陽代叔文爲副時憲宗新即位乃命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爲夜飲至鹽鐵轉運

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梓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與武元衡有舊元衡作相復召爲戸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營田使以和糴使韓重華爲副太府卿王遂與孟陽不協議以營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陽忿憾形於言二人俱請對上怒不許乃罷孟陽爲左散騎常侍明年復拜戸部侍郎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改左散騎常侍元和十年八月卒贈兵部尚書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其爲人主所薄如此

李僑不知何許人起於寒賤以莊憲皇后妹壻元和已來驟階仕進以恩澤至坊州絳州刺史無他才性纖巧承迎常飾廚傳以奉往來

中使及禁軍中尉賔客以求善譽治民蒞事粗有政能上以爲才召拜司農卿遷京兆尹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至灞橋頓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先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勞費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柱皆懸因而頓壞所不及輼輬車者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輼輬軸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上以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義士爲之側目時宿師於野饋運不集浙西重鎮號爲殷阜乃以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令設法鳩聚財貨淮西用兵頗賴其賦十四年以病求還京師未朝謁而卒

王遂宰相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尤長於興利銳於操下法頗嚴酷累遷至鄧州刺史以曉達錢穀入爲太府卿潘孟陽判度支與

遂私憾互有爭論遂爲西北供軍使言營田非便與孟陽會議相非
各求請對上怒俱不見出遂爲柳州刺史遂親吏韋行素柳季常請
課料於兩池務屬遂罷務季常等爲吏所誣各笞四十遂柳州制出
左丞呂元膺執奏曰遂以補吏犯贓法當從坐其除官制云清能業
官據遂犯狀不宜有清字柳州大郡出守爲優謹封還制書上令喻
之方行數年用兵淮西天子藉錢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爲
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淮蔡平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
諸軍糧料使以光祿職當祠祭改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初
師之出也歲計兵食三萬石及鄆賊誅遂進羨餘一百萬上以爲能
時分師東道所據十二州爲三鎮乃以遂爲沂州刺史沂兗海等州
觀察使遂性狷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
數因公事訾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
十四年七月遂方宴集弁謀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實李甫等同
遇害及曹華代遂至鎮盡擒亂黨王弁等誅之遂器用不弘僻於聚

歛而非兼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笞杖率踰常制遂旣
死監軍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誡廉使

曹華宋州楚丘人仕宣武軍爲牙校貞元末吳少誠叛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筭用爲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元和九年以功授寧州刺史未行而吳元濟叛朝廷命河陽帥烏重胤討賊重胤請華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棣隣於鄆賊屢侵逼華招募群盜之勁者補之軍卒分據要路其後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爲三鎮王遂爲沂兖海觀察使褊刻不能馭衆爲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沂海兖觀察使華至鎮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群校旣集華喻之曰吾授命廉問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轉徙之勞今有須給此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右州兵處左冀易以區別分定並令州兵出外旣出闔門乃謂鄆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

害王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一千二百人立斬于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華惡沂之地褊請移理於兖許之初李正巳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驁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忘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及鎮州軍亂殺田弘正華表請以本軍進討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昇兖海為武寧節度賜之節鉞李㝏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㝏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由是宋亳不從㝏亂㝏平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以河朔拒命移華為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長慶二年七月卒於鎮時年六十九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迨僕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以為難贈司空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初為長安縣尉遭

朱泚之亂變服乘驢赴奉天于頔鎭襄陽辟爲賓佐嘗因言政而刺
頔之縱恣入朝爲工部員外轉屯田郎中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元
太子諸王侍讀再遷諫議大夫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
隙頗以嘲誚悅之嘗密齎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
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
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綬無威儀時以人
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道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
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
罷侍讀出爲虔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爲尚書右丞兼集
賢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
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時政道頗僻勑出人不
敢議久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終寢綬在集賢遇重陽
賜宰臣百官曲江宴綬請與集賢學士別爲一會從之長慶元年三
月轉禮部尚書判集賢院事帝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

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巳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王失德綬因以諷之二年十月檢校戶部尚書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辭日請門戟十二自將赴鎮又訴家貧請賜錢二百萬又面乞授子元弼官上皆可之綬御事無術洎臨戎鎮厥政隳紊二年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博士劉端夫請謚為通殿中侍御史孟琯上言以為非當博士權安請謚為謬竟不施行

鄭權滎陽開封人也登進士第釋褐涇原從事節度使劉昌符病亟請入覲度軍情必變以權寬厚容衆俾主留務及昌符上路兵果亂權挺身入白刃中抗辭喻以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三軍畏伏德宗聞而嘉之時天子厭兵藩鎮將吏得軍情者多超授官爵自試衛佐擢授行軍司馬御史中丞入朝為倉部郎中累遷至河南尹十一

年代李遜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轉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十三年遷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時朝廷用兵討李師道權以德棣之兵臨境奏於平原安德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不協每事多違不稟節制權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兵留己上言懼亂未敢離郡乃以烏重胤鎮橫海代權歸朝滄州將吏懼其逐宗奭宗奭方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其弟宗爽長流汀州授權邠寧節度會天德軍使上章論宗奭之冤爲權誣奏權降受原王傅尋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充入迴鶻告哀使憚其遠役辭以足疾不獲免肩輿而行權器度魁偉有辭辯既至虜廷與虜王爭論曲直言辭激壯可汗深敬異之長慶元年使還出爲河南尹入拜工部侍郎遷本曹尚書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爲鎮守旬月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初權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四年十月卒

盧士玫山東右族以文儒進性端厚與物雅有令聞始爲吏部員外郎稱職轉郎中京兆少尹奉憲宗園寢刑簡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權知京兆尹事會幽州劉總願釋兵柄入朝請用張弘靖代已復請析瀛漠兩州用士玫爲帥朝廷一皆從之士玫遂授檢校右常侍充瀛漠兩州都防禦觀察使無何幽州亂害賓介縶弘靖取裨將朱克融領軍務遣兵襲瀛漠朝廷慮防禦之名不足抗凶逆即日除士玫檢校工部尚書充瀛漠節度使士玫亦罄家財助軍用堅拒叛徒者累月竟以官軍救之不至又瀛漠之卒親愛多在幽州遂爲其下陰導克融之兵以潰士玫及從事皆被拘執送幽州囚於賓館及朝廷宥克融之罪士玫方得歸東洛尋拜太子賓客留司洛中旋除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寶曆元年七月卒贈工部尚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禁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爲中尉用全義爲帳中偏將典禁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

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明年吳少誠拒命詔徵十七鎮之師討之時軍無統帥兵無多少皆以内官監之師之進退不由主將十五年冬王師爲賊所敗于小溵河德宗以文場素待全義乃用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仍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諸鎮之師皆取全義節度全義將略非所長能以巧佞財賄結中貴人以被薦用及師臨賊境又制在監軍每議兵出一帳之中中人十數紛然爭論莫決蔡賊聞之屢求決戰十六年五月遇賊於溵水南廣利城旗鼓未交諸軍大潰爲賊所乘全義退保五樓賊對壘相望潰兵未集乃與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保溵水縣賊距溵水五六里而軍全義懼其凌突退保陳州其汴宋河北之軍皆亡歸本鎮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等數千人守溵水全義誘潞州大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昻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等誅

之繇是軍情稍固少誠知王師無能爲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德宗召大臣議宰相賈躭曰昨全義五樓退軍賊不追襲者應望國家恩貸臣伏恐須開生路上然之又得監軍等奏即下制洗滌加其爵秩十七年全義自陳州班師而中人掩其敗迹上待之如初全義武臣不達朝儀託以足疾不任謁見全義司馬崔放入對德宗勞問放引過言招撫無功德宗曰全義爲招討使招得吳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人乃爲功耶旋命還鎮令中使就第賜宴錫賚頗厚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已還未如貞元之甚憲宗在藩常惡其事及即位全義懼求入覲詔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年七月卒

高霞寓范陽人祖仙父栖鶴皆以孝聞凡五代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霞寓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好大言頗以節槩自許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

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朝廷討吳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爲兩鎭以霞寓爲唐鄧隋節度使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違所部乃率兵趣蕭陂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僞敗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爲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例徵爲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出爲振武節度使入爲左武衛大將軍長慶元年授邠寧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右僕射四年加檢校司空又加司徒寶曆二年疽發首不能理事求歸闕下其夏授右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徒途次奉天而卒年五十五贈太保霞寓卒伍常材始因宦官進用遂階節將位望既高言多不遜朝廷知之欲議移罷霞寓頗懷憂恐捨私第爲佛寺上言請額爲懷恩用資聖福大率姦

妄兇狡如此又非斥朝列侮慢僚屬鄙辭俚語日聞於時

高瑀勃海蓨人少好論兵釋褐右金吾胄曹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鎭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二年就加檢校工部尚書比年水旱人民荐饑瑀召集州民繞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旣均人無饑年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議者以徐泗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恣宜得雄帥鎭之乃以太府卿崔珙代瑀徵爲刑部尚書以疾求分司拜太子少傅其月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八年六月卒贈司空瑀性寛和

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譽所至皆理尤得士心論者美之
崔戎字可大高伯祖玄暐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楡次尉戎舉兩經登科授太子校書調判入等授藍田主簿爲藩鎮名公交辟裴度領太原署爲參謀時王承宗擁鎮州叛度請戎單車往諭之承宗感泣受教入爲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尋爲劍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承蠻寇之後戎旣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之還拜給事中駁奏爲當時所稱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鞾斷鐙者理兗一年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尚書
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明睦州司馬父持詮惠陵臺令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自京兆府兵曹參軍拜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眞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眞眞亦賴是須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眞亦欲參預亘答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自虞部員外郎出爲鄧州刺史其

後入爲戶部郎中秘書少監太常少卿歷刺兖蔡虢蘇四郡遷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移宣歙觀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亘強明嚴毅所至稱理初赴兖州延英面奏曰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爲一州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于刺史越之永嘉郡城于海壖常陷寇境集官吏稟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爲倖亘按舉贓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

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曾祖大禮坊州刺史祖紹貞尚書右丞父泚蘇州司馬正甫登進士第從樊澤爲襄陽從事累轉監察御史于頔代澤辟留正甫正甫堅辭之遂誣奏貶郴州長史後由邕府徵拜殿中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轉司封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遷戶部郎中改河南尹由尚書右丞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工部尚書五年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明年以吏部尚書致仕正甫仁而端亮涖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太和八年九

月卒年八十三累贈太師子毅夫
毅夫登進士第初正甫兄式大曆中進士登第繼之以正甫式子元
夫傑夫徽夫又相次登科太和中文章之盛世共稱之元夫太和初
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毅夫位至戸部侍郎
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諸羣從登第者數人而毅夫子禕最知名
禕字冠章釋褐汴州從事戸部判官入爲藍田尉集賢校理趙隱鎭
浙西劉鄴鎭淮南皆辟爲賓佐入爲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乾符中詔
入翰林爲學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黃寇犯京師從僖宗幸蜀拜工部
侍郎判戸部事奉使江淮還爲當塗者不協改太子賓客左散騎常
侍轉吏部侍郎歷刑部兵部尚書從昭宗在華爲韓建所構貶衡州
司馬昭宗還京徵拜禮部尚書太常卿充禮儀使遷兵部尚書禕苦
心爲文老而益壯爲刑部時劉鄴子覃當巢寇時避禍於金吾將軍
張直方之第被害僖宗還京而惡覃者以託附逆黨死不以義下三
司詳罪禕上章申理言覃父子併命於賊廷豈附逆耶其家竟獲洗

雪覃亦贈官其行義始終皆如此類

史臣曰孟陽王遂儒雅之曹才有可稱竟以財媚時君陷爲俗吏蹈道之論可不懼耶全義官由妄進霞寓位以卒升勇毅不足以啓行謀慮不足以應變敗亡之辱不亦宜乎朝無責帥之刑葢自恥也權璠長者末塗喪眞雖牽於食貧純則僞矣

賛曰蘊仁則哲蘊利則狂搢紳之龜勿效潘王全義逃責貞元失策霞寓薄刑元和復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三

劉　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孟簡　胡証（証子溵　湘）　崔元略（元略子鉉　鉉子沆　元略弟元受　元儒　元式　元式子鐇）

杜元穎（崔弘禮）　李虞仲　王質

盧簡辭（兄簡能　弟弘正　簡求　簡能子知猷）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子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擯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匭事簡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醴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簡最擅其理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

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遜抑遏士族恣縱編戸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戸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戸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勑於穀城縣置群牧命曰臨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寃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殁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誚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父瑱伯父玫登進士第証貞元中繼登科咸寧王渾瑊辟爲河中從事自殿中侍御史拜韶州刺史以母年高不可適遠改授太子舍人襄陽節度使于頔請爲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元和四年由侍御史歷左司員外郎長安縣令戸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屬請除副貳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節度副使仍兼左庶子入遷左諫議大夫九年以党項寇邊以証有安邊才略乃授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振武軍節度使前任將帥非統馭之才邊事曠廢朝廷故特用証以鎮十三年徵爲金吾大將軍依前兼御史大夫十四年充京西京北巡邊使訪其利害以聞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迴紇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舊制以使車出境有行人私覿之禮官不能給召富家子納貲於使者而命之官及証將行首請釐華倹受省費以絶鬻官之門行及漠南虜騎繼至狼心犬態一日千狀欲以戎服變華服又欲以王姬疾驅徑路証抗志不撓守漢儀黜夷法竟不辱君命使還拜工部侍郎敬宗即位之初檢校戸部

尚書守京兆尹數月遷左散騎常侍寶曆初拜戶部尚書判度支上表乞免願効藩服二年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大和二年以疾上表求還京師是歲十月卒于嶺南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廣州有海之利貨貝狎至証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脩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証子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溵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狗時溵弟湘爲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溵凶問至而湘獲免

崔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儆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眞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爲黔

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乖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已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爲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閤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爲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爲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排辭疾不行被譴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敬宗即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俟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柒阡貫爲侍御史蕭徹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减寶曆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

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疏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驚特進之恩衆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曆貳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勑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法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云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擠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汚之太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判南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拾遺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

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瑑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剽掠鈔時爲荆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沆汀潭沂

沆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元受登進士第高陵尉直史館元和初于皐
謨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與韋岵薛巽王湘等皆爲皐謨判官分
督供饋旣罷兵或以皐謨隱没贓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
竟坎壈不達而卒子鈞鉶銖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
元式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
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宣
宗朝以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
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式子鍇仕至京兆尹
杜元穎萊公如晦裔孫也父佐官卑元穎貞元末進士登第再辟使
府元和中爲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筆敏速憲宗稱之
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即位
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超拜中書舍人其年冬拜戶部侍郎承旨長慶
元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上柱國建安男元穎自穆宗登極自
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辭臣速達未有如元穎之比也三

年冬帶平章事出鎮蜀川穆宗御安福門臨餞昭愍即位重心多僻務爲奢侈而元穎求蜀中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以固恩寵以故箕斂刻削工作無虛日軍民嗟怨流聞于朝太和三年南詔蠻攻陷戎嶲等州徑犯成都兵及城下一無備擬方率左右固牙城而已蠻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工巧之具而去是時蠻三道而來東道攻梓州郭釗禦之而退時元穎幾陷賴郭釗擊敗其衆方還蠻驅蜀人至大渡河謂之曰此南吾境放爾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悽哭已赴水而死者千餘怨毒之聲累年不息蠻首領箋顛遣人上表曰蠻軍比修職貢豈敢侵邊但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爲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監軍小使張士謙至備言元穎之咎坐貶循州司馬判官崔璜連州司馬紇干皋郢州長史盧并唐州司馬皆以佐元穎無狀也六年卒於貶所臨終上表乞贈官贈湖州刺史元穎元絳位終太子賓客絳子

審權位至宰相自有傳

崔弘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呂元膺爲東都留守以弘禮爲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籌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汾州棣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爲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介反急詔追弘禮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尋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矛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旨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爲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專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完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李虞仲字見之趙郡人祖震大理丞父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端自校書郎移疾江南授杭州司馬而卒虞仲亦工詩元

和初登進士第又以制策登科授弘文校書從事荆南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員外司勳郎中寶曆中考制策甚精轉兵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入拜左散騎常侍兼秘書監八年轉尚書右丞九年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開成元年四月卒時年六十五虞仲簡澹寡欲立性方雅奕代文學達而不矜士友重之

王質字華卿太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號文中子通生福祚終上蔡主簿福祚生勉登進士第制策登科位終寶鼎令勉生怡終渝州司戶怡生潛揚州天長丞質則潛之第五子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事門人授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若於闒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累奏兼監察御史入朝爲殿中

遷侍御史戶部員外郎爲舊府延薦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充興元節度副使入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爲中人側目執政出爲虢州刺史質射策時深爲李吉甫所器及德裕爲相甚禮之事必咨決尋召爲給事中河南尹八年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團練觀察使在政三年開成元年十二月無疾暴卒時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質清廉方雅爲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議在宣城辟崔珦劉蕡裴夷直趙晳爲從事皆一代名流視其所與人士重之子曰慶存

盧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徙家于蒲祖翰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於世縉旣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

久之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爲昭應令朱泚之亂咸寧王
渾瑊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爲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
中吉中孚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
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於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
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初大曆中詩人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而辭情捷麗綸作尤
工至貞元末錢李諸公凋落綸嘗爲懷舊詩五十韻叙其事曰吾與
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
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沉下泉傷悼
之際常暢博士追感前事賦詩五十韻見寄輒有所酬以申悲舊兼
寄夏侯審侍御其歷言諸子云侍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掌賦若吹
籟司言如建瓴郎中善慶餘雅韻與琴清鬱鬱松帶雪蕭蕭鴻入冥
員外真貴儒弱冠被華纓月香飄桂實乳溜瀝瓊英補闕思冲融巾
拂藝亦精彩蝶戲芳圃瑞雲滋翠屏拾遺興難侔逸調曠無程九醞

貯彌潔三花寒轉馨校書才智雄舉世一娉婷賭墅鬼神變屬辭鸞
鳳驚耄肩曳長裾揔轡奉和鈴共賦瑶臺雪同觀金谷筆倚天方比
劒沉水忽如餅君持玉盤珠寫我懷袖盈讀罷涕交頤願言躋百齡
綸之才思皆此類也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
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
史簡辭是也即遣中使詣其家令進文集簡能盡以所集五百篇上
獻優詔嘉之簡辭元和六年登第三辟諸侯府長慶末入朝爲監察
轉侍御史文雅之餘尤精法律歷朝簿籍靡不經懷寶曆中故京兆
尹黎幹男煟詣臺治父葉縣舊業臺司莫知本末簡辭曰幹坐魚朝
恩黨誅田產籍沒大曆已來多少赦令豈有雪朝恩黎幹節文況其
田產分給百姓將及百年而煟恃中助而冒論耶乃移汝州刺史裴
通準大曆元年勑給百姓又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
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
昂爲吏可知也尋轉考功員外郎轉郎中太和中坐事自太僕卿出

爲衢州刺史會昌中入爲刑部侍郎轉戶部大中初轉兵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忠武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簡辭兄簡能

簡能字子拙登第後再辟藩府入爲監察御史太和九年由駕部員外檢校司封郎中充鳳翔節度判官時鄭注得幸李訓與之謀誅宦俾注鎭鳳翔仍妙選當時才俊以爲賓佐簡能與蕭俛弟傑錢起子可復皆爲訓所選從注及訓敗注誅簡能蕭傑等四人皆爲監軍使所害簡辭弟弘正簡求

弘正字子強元和末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掌書記入朝爲監察御史侍御史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糾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贓汚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三遷兵部郎中給事中會昌末王師討劉稹時詔河北三帥收山東州郡俄而何弘敬王元逵得刑洺磁三郡宰臣奏議

曰山東三郡以賊稹未誅宜且立留後如弘敬元逵有所陳請則朝廷難以依違上曰然誰可任者李德裕曰給事中盧弘正嘗為昭義判官性又通敏推擇攸宜即命為邢洺磁團練觀察留後未行而稹誅乃令弘正銜命宣諭河北三鎮使還拜工部侍郎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徐泗濠觀察等使徐方自智興之後軍士驕怠有銀刀都尤勞姑息前後屢逐主帥弘正在鎮朞年皆去其首惡喻之忠義訖於受代軍旅無譁鎮徐四年遷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潁觀察等使卒于鎮

簡求字子臧長慶元年登進士第釋褐江西王仲舒從事又從元稹為浙東江夏二府掌書記裴度鎮襄陽保釐洛都皆辟為賓佐奏殿中侍御史入朝拜監察裴度鎮太原復奏為記室入為殿中賜緋牛

僧孺鎮襄漢辟為觀察判官入為水部戶部二員外郎會昌末討劉稹詔以許帥李彥佐為招討使朝廷以簡求累佐使府達於機略乃以簡求為忠武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本道供軍使入為吏部員外轉本司郎中求為蘇州刺史時簡辭鎮漢南弘正為侍郎領使務昆仲皆居顯列時人榮之既而宰執不協弘正出鎮罷簡求為左庶子分司數年出為壽州刺史九年党項叛以簡求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州刺史涇原渭武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十一年遷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御史大夫義武軍節度北平軍等使十三年檢校刑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西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代裴休為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簡求辭翰縱橫長於應變所歷四鎮皆控邊陲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陁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為盜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咸通初以疾辭表章懇制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都城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如是者累年五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簡能子知猷

知猷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正字宰臣蕭鄴鎭江陵成都辟爲兩府記室入拜左拾遺改右補闕史館修撰轉員外郎出爲饒州刺史入拜兵部郎中賜緋魚改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出爲商州刺史徵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僖宗幸山南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駕還徵拜工部侍郎轉戶部判史館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歷太常卿工部戶部尚書復領太常卿昭宗在華下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進位太子太師檢校司空卒於華下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措翰人爭摸倣子文度位亦至丞郎簡辭無子以簡求子貽殷玄禧入繼貽殷終光祿少卿玄禧登進士第終國子博士弘正子虔灌有俊才進士登第所著文筆爲時所稱位終祕書監簡求十子而嗣業汝弼最知名嗣業進士登第累辟使府廣明初以長安尉直昭文館

左拾遺右補闕王鐸徵兵收兩京辟爲都統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卒汝弼登進士第累遷至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屬柳璨黨附賊臣誣陷士族汝弼懼移疾退居客遊上黨遇潞府爲太原所攻節度使丁會歸降從會至太原李克用奏爲節度副使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人士嘉之盧氏兩世貴盛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嗣業子文紀仕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

史臣曰孟襄陽之清節胡廣州之堅正卒以結權倖而敗積貨賄而亡人如面焉固難知也二崔以綱憲相傾元穎以獻奇取媚雖遭時多僻位至鼎司言之正人亦孔之醜而父事宦者何所逃譏以端綸之才任不踰元士而盧簡辭之昆仲雲摶水擊鬱爲鼎門非德及慶鍾安能及此辭人之後不亦休哉

贊曰君子喻義小人近利孟譴胡亡家財掃地聲勢相傾崔杜醜名

端綸諸子奕葉光榮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三

[illegible]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播 播弟炎起 龜子蕘 起子龜 炎子鐸　李絳 絳子璋 頊

楊於陵 子景復 紹復 嗣復 師復

王播字明敭曾祖璡嘉州司馬祖昇咸陽令父恕揚府參軍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貞元末倖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爲三原令欲挫之播受命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脩明恃勢豪門未嘗貸法歲終考課爲畿邑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頻薦之于上德宗奇之將不次拔用會毋喪順宗即位除駕部郎中改長安令歲中遷工部郎中知臺雜刺舉綱憲爲人所稱轉考功郎中出爲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爲副使兵部郎中元和五年代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振舉朝

章百職脩舉十月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列畿内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而播奏請畿内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豪之家不得於畿内按試鷹犬畋獵之具詔從之自是姦盜弭息六年三月轉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十年四月改禮部尚書領使如故先是李巽以程异爲江淮院官异又通泉貨及播領使奏之爲副當王師討吳元濟令异乘傳往江淮賦輿大集以至賊平深有力焉及皇甫鎛用事恐播大用乃請以使務命程异領之播守本官而已十三年檢校戸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皇甫鎛貶播累表求還京師長慶元年七月徵還拜刑部尚書復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須使如故長慶中内外權臣率多假借播因銅鹽擢居輔弼專以承迎爲事而安危啓沃不措一言時河北復叛

朝廷用兵會裴度自太原入覲朝野物論言度不宜居外明年三月留度復知政事以播代度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領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播至淮南屬歲旱儉人相啖食課最不充設法掊斂比屋嗟怨敬宗即位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罷鹽鐵轉運使時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珍異令腹心吏內結守澄以爲之助守澄乘間啓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面奏播之姦邪交結寵倖復求大用天子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得舊職乃於銅鹽之內巧爲賦斂以事月進名爲羨餘其實正額務希奬擢不恤人言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即

位就加檢校司徒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進大小銀盌三千四百枚綾絹二十萬匹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二年進封太原公太清宮使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時年七十二廢朝三日贈太尉播出自單門以文辭自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隨勢沉浮不存士行姦邪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塡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机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爲適播子式第

炎起

炎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太常博士早世子鐸鐐起字舉之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集賢校理登制策直言極諫科授藍田尉宰相李吉甫鎮淮南以監察充掌書記入朝爲殿中遷起居郎司勳員外郎直史館元和十四年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長慶元年遷禮部侍郎其年錢徽掌貢士爲朝臣請託人以爲濫詔起與同職白居易覆試覆落者多徽貶官起遂代徽爲禮部侍郎掌貢二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牓從之議者以爲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故出爲河南尹入爲吏部侍郎文宗即位加集賢學士判院事以兄播爲僕射輔政不欲典選部改兵部侍郎太和二年出爲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四年入拜尚書左丞居播之喪號毀過禮友悌尤至遷戶部尚書判度支以西北邊備歲有和市以給軍勞人饋輓奏於靈武邠寧起營田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時屬蝗旱粟價暴踊豪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繇是民獲濟焉七年入爲兵部尚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江漢水田前政撓法塘堰缺壞起下車命從事李業行屬郡檢視而補繕特爲水法民無凶年九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時李訓用事訓即起貢舉門生也欲援起爲相八月詔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戶部

事文宗好文尤尚古學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殆忘寢食書無不覽經目靡遺轉兵部尚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充禮儀詳定使創造禮神九玉奏議曰邦國之禮祀爲大事珪璧之議經有前規謹按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祀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玄云禋煙也爲玉幣祭訖燔之而升煙以報陽也今與開元禮義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祀神者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于禮經今國家郊天祀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下有司精求良玉創造蒼璧黃琮等九器祭訖則藏之其燎玉即依常制從之

爲太子廣五運圖及文場秀句等獻之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薨詔起爲哀册文辭情婉麗四年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尋檢校左僕射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會昌元年徵拜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辭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其年秋出爲興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赴鎮日延英辭帝謂之曰卿國之耆老宰相無內外朕有闕政飛表以聞宴賜頗厚在鎮二年以老疾求代不許大中元年卒于鎮時年八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懿文集一百二十卷五緯圖十卷寫宣十卷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

子對故名曰寫宣子龜嗣

龜字大年性簡澹蕭灑不樂仕進少以詩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往來放懷事外起鎮興元又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武宗知之以左拾遺徵久之方至殿廷一謝陳情曰臣才疎散無用於時加以疾病所嬰不任祿仕臣父年將九十作鎮遠藩喜懼之年闕於供侍乞罷今職以奉晨昏上優詔許之明年丁父憂服闋以右補闕徵遷侍御史尚書郎大中末出爲宣歙團練觀察副使賜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前從崔璵貳宣歙及璵鎮河中又奏爲副使入爲兵部郎中賜金紫尋知制誥咸通末以弟鐸在中書不欲在禁掖改太常少卿尋檢校右散騎常侍同州刺史牙將白約者甚狡蠹前後防

禦使不能制龜因事發笞死以狥人皆畏威自效十四年轉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東團練觀察使先是龜兄式撫臨此郡有惠政聞龜復至舞抃迎之屬徐泗之亂江淮盜起山越亂攻郡爲賊所害贈工部尚書子蕘

蕘苦學善屬文以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崔湞鎮江陵皆辟爲從事蕭遘作相奏授藍田尉直史館遷左拾遺右補闕中丞盧渥奏爲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拜右司員外郎卒子權中興仕至兵部尚書式以門蔭累遷監察御史轉殿中亦巧宦大和中依倚鄭注謁王守澄爲中丞歸融所劾出爲江陵少尹大中後踐更省署咸通初爲浙東觀察使草賊仇甫據明州叛來攻會稽式討平之式有威略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以式爲徐州節度使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天子嘉之後累歷方任卒

鐸字昭範會昌初進士第兩辟使府大中初入爲監察御史咸通初由舊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年轉禮部侍郎典貢士兩歲時

稱得人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遷禮部尚書十二年以本官同平
章事時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謹累兼刑部吏部尚書僖
宗即位加右僕射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爲汴州刺史宣武
軍節度使鐸有經世大志以安邦爲已任士友推之乾符二年河南
江左相繼寇盜結集内官田令孜素聞鐸名乃復召鐸拜右僕射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温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
統率宰相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
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
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
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鐸至鎮綏懷流散完葺軍戎朞年之間武備
嚴整時兖州節度使李係者西平王晟之孫以其家世將才奏用爲
都統都押衙兼湘南團練使時黄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
兵扼嶺路係無將略徵有口才軍政不理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
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爲栰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

係甲兵五萬皆爲賊所殺投屍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兵萬餘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天子不之責罷相守太子太師宰相盧攜用事竟以淮南高駢代鐸爲都統其年秋賊焚剽淮南高駢挫敗及賊陷兩京盧攜得罪天子用鄭畋爲兵馬都統明年畋病歸行在朝議復以鐸爲侍中滑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充諸道行營都統率禁軍山南東蜀之師三萬營於東盩厔進屯靈感寺明年春兗鄆徐許鄭滑邠寧鳳翔十鎮之師大集關內時賊巳僭名號以前浙東觀察使崔璆尚讓爲宰相傳僞命天下藩帥多持兩端既聞鐸傳檄四方諸侯翻然景附賊之號令東西不過岐華南北止及山河而勁卒驍將日馳突於國門羣賊由是離心其年秋賊將朱温降收同州十一月賊華州戍卒七千來奔三年二月沙陁軍至收華州四月敗賊於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鐸晉國公鐸加中書令以收城諸將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賞以聞是時國命危若綴旒天子播越鑾陬大事去矣若非鄭畋之奮發鐸之忠義則土運之隆替未可

知也自巢讓之亂關東方鎮牙將皆逐主帥自號藩臣時溥據徐州朱瑄據鄆州朱瑾據兖州王武俊據青州周岌據許州王重榮據河中諸葛爽據河陽皆自擅一藩職貢不入賞罰由已既逐賊出關尤恃功伐朝廷姑息不暇巢賊出關東與蔡帥秦宗權合縱時溥舉兵徐方請身先討賊乃授溥都統之命十軍軍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楊復光有監護用師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時溥之授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饋至是罷鐸都統之權令仗節歸藩鐸以朱全忠於已有恩倚爲藩蔽初全忠辭禮恭順既而全忠軍旅稍集其意漸倨鐸知不可依表求還朝其年冬僖宗自蜀將還乃以鐸爲滄景節度使時楊全玫在滄州聞鐸之來訴於魏州樂彥貞鐸受命赴鎮至魏州旬日彥貞迎謁宴勞甚至鐸以上台元老功蓋羣后行則肩輿妓女夾侍賓僚服御盡美一時彥貞子從訓兇戾無行竊所慕之令甘陵州卒數百人伏於漳南之高雞陌及鐸行李至皆爲所掠鐸與賓客十餘人皆遇害時光啓四年十二月也鐸弟鐐累官至汝州

刺史王仙芝陷郡城被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録事叅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爲己任憲宗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剥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謌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

替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
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有罘嶧
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
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
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以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
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
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况此碑既
在安國寺不得不敘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
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
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
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
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
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
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

相識又無嫌隙秖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眞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眞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旣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戸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戸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戸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爲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

正自亡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
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
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
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
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
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辯邪源但存而
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
亂事出一朝治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
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莅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
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
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
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已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
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于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
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

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葢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戸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聽親覽國史垂意精賾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當患不通於理巳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政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悋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蒭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臣不逮無以護失爲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嚻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閒事自

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豈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秖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政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鎛惡絳秖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曆初入爲尚書左

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不爲之避絳奏論事體勑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即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諭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

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并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廟算出揔師干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搢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伏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沉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璋頊

璋登進士第盧鈞鎮太原辟為從事大中末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

出刺兩郡終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第五子奉之後曾祖珪爲辰州掾曹祖冠俗奉先尉父太清宋州單父尉於陵天寶末家寄河朔祿山亂其父歿於賊於陵始六歲及長客於江南好學有奇志弱冠舉進士釋褐爲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後竟以女妻之秩滿爲鄂岳江南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頗承顧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幸方熾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貞元八年始入朝爲膳部員外郎歷考功吏部三員外判南曹時宰相有密親調集文書不如式於陵駁之大恊物論遷右司郎中復轉吏部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將辭赴郡詔留之拜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恊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

陵爲秘書少監貞元末實輩敗遷於陵爲華州刺史充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未幾遷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流聞入拜戶部侍郎復改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區別自於陵請致挾名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各以條限由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再遷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出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絜己遂振無能奈何乃以飛語上聞憲宗驚惑賴宰相裴垍爲於陵申理憲宗感悟五年入爲吏部侍郎遂振終自得罪於陵爲吏部凡四周歲檢察姦吏調補平允當時稱之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顗屯田員外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等爲之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秖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秖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巳置顗等秖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

考於陵又以甲曆年深朽斷吏緣爲姦奏換大曆七年至貞元二十年甲庫曆令本司郎官監換九年妖人楊叔高自廣州來干於陵請爲巳輔於陵執奏殺之改兵部侍郎判度支時淮西用兵於陵用所親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爲之易其闕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十一年貶於陵爲桂陽郡守量移原王傅復遷戶部侍郎知吏部選事會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朝人思有所制置以於陵兼御史大夫充淄青十二州宣慰使還奏合旨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長慶初拜太常卿充東都留守年高拜章辭位寶曆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太傅旋以左僕射致仕詔給全俸懇讓不受於陵器度弘雅進止有常居朝三十餘年踐更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太和四年十月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貞孝子四人景復嗣復紹復師復嗣復自有傳

景復位終同州刺史

紹復進士擢第宏辭登科位終中書舍人

師復位終大理卿大中後楊氏諸子登進士第者十人

嗣復子授技拭撝紹復子擢拯據損師復子拙振等擢終給事中拯

司封員外郎據右補闕損左諫議大夫拙左庶子振左拾遺

史臣曰王氏三英播起位崇將相善始令終而炎薄祐短齡美鍾於

鐸而能驤首矯翼凌厲亨衢仗鉞秉衡扶持衰運天胡罰善遇盜而

殂悲哉李趙公頡頏禁林訏謨相府嘉言啓沃不以身為糜軀將壇

沒有餘裕楊僕射避婦翁之當軸疏驕尹之怙權守道居貞壽考終

吉行已始卒人以為難美哉

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趙公排擯言猶鯁亮干將雖折不改其剛

楊君之德韶夏洋洋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劉昫

韋夏卿　王正雅 正雅族孫凝　柳公綽 公綽子仲郢 公綽弟公權

崔玄亮　溫造 造子璋　郭承嘏

殷侑 侑孫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爲常州刺史夏卿深於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羣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爲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爲軍人立爲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爲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

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慍不形於色撫孤姪恩踰已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賓佐皆一時名士爲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尹東都留守翃之子伯父翊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於當代卒謚曰忠惠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爲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爲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與京兆尹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

錫止於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大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翊之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衆仲子凝

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十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再登進士甲科崔璪領鹽鐵辟為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龜從奏為鄠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為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以

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採石以援之儔犯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閱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子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巳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於正寢八月卒于郡時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鐮爲嗣鐮允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叅軍父子温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飢其家雖給而

毋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爲文不尚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爲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爲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之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爲累不養其外前脩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

以萌氣離有患氣疑則成巧必喪眞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嘉之翊日降中使奬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隟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

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知權制變甚爲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剋捷十一年入爲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復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鎭用兵使命繁并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勑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緑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絶伏望聖慈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

浓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爲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
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
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
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
弘懼扶牀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
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
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
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
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孺罷相鎮江夏
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
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
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
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
道士鄧縣人鄭懷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

檢校左僕射寶曆元年入爲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䟽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大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師四月卒贈

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宮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於己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

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牛僧孺鎮江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脩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爲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

別降勅處分乃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
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
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流欲牒天下州府取戶額官員仲郢
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耶俾明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
員時議為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吳湘獄御史崔元藻覆
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仙
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卿因舊址增葺愧卿忠言德裕奏
為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
章門館德裕不以為嫌時廢浮圖法以銅像鑄錢仲郢為京畿鑄
錢使錢工欲於模加新字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為僧人取
之為像設鍾磬紀于泉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
俟奏下杖殺為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宣宗
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為鄭州刺史周墀自江西移鎮滑臺過鄭
觀其境內大理甚獎之俄而墀入輔政遷為河南尹蒞事踰月召

拜戶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内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乂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乂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決贓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爲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爲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授節鉞於

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仲郢嚴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廄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玭

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

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

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爲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爲觀察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爲右補闕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

玭應兩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爲度支推官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爲節度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爲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爲副使入爲刑部員外湜爲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玭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度副使明年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勲以小舟載玭脫禍召爲起居郎賊陷長安爲刃所傷出奔行在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

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
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
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
事以氣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
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知儻來去忿與驕庶幾減過
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
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恣褊狹
之胷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
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
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
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
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
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
者猒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

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糵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是甚於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烱誡方册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誡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

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司
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
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
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
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
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
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
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
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
慄公權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
有諍臣風彩却受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
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之近日外議如何公權
對曰自郭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皎是尚父之從子太皇

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晈勳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晈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晈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內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爲珙奏薦頗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

丁表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爲嚴武西蜀判官奏爲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爲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

清宮使元載欲用爲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爲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器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位止光祿少卿公器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爲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

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始玄亮登第弟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達玄亮孫貽貺孫位至侍郎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造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寇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鎭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諭之建封乃強署造節

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俯在遐裔不知
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
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
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
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録參軍奉使河朔
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
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盡
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
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
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絶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
往諭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
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
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
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造銜

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興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服戰汗旣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大和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隅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勑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卽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旨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

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恣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糺繩實虧彝典勑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祗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

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酌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
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賓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
丞加太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
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
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
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
行程至褒城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
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
溫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
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
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
軍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
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
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

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
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
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劒呼曰殺圍兵齊奮
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幷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
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勑
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
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造功就
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
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
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
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
縣田五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
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
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月轉禮部

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晚
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
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
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
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皆屛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
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
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曾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
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
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歷渭南尉入朝爲監察御
史遷起居舍人丁內艱以孝聞終喪爲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
兵部郎中大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
注爲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
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

求承嘏出歴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闈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優其禄俸暫令廉問近闕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歳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戸部分命宰臣鎮之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筭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搢紳之流無不痛惜贈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爲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産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娯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於歴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爲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命以侑

爲副侑謹重有節槩臨事俊辯旣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荅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壻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侑銜命招諭之承宗尋稟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侑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爲衞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湊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於破賊宰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懷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兵未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大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

備目荆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
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歲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
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
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於度
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
勸課多方民吏胥悅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
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於南郭之內六年入爲刑部尚
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
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爲三鎭朝廷務安反
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
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
貫粟五萬碩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巳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
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
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

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於人上不問以吏承宣代還遂其年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於五縣人吏率歛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四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秖以中私馬爲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決杖配流獄未決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巳上絞律跡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跡奏元武依刑部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爲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溫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爲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任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爲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
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
莅有聲而晚年急於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於往時子羽
羽大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
盈孫乾符末爲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爲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
啓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爲賊所焚
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
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宮其緣室法物
神主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宮合先製造宰相
鄭延昌奏曰太廟太殿二十二間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
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依元料修奉爲復別有商量勑付禮院詳
議時博士四人杜用勵在利州崔鐙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盈孫
獻議曰太廟制度歷代參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舊制十一
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深之規階陛等級之

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虚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於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内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即於監内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勑旨依奏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爲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宮見中尉樞密内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内官朝服制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内官要衣朝服令

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忝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臣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其貞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爲晉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曆元年出爲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爲工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晦性強直不隨世態當官守正唯嗜酒

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
兵部尚書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怡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讜言鬱為佳士如數君者寔為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槩摶擊為優彌綸則隘夏卿獎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一十五

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